

小说选

REN

仁

ZHEN

真

WAN

旺

JIE

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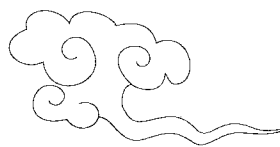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Shengyuan



仁真旺杰

小说选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仁真旺杰小说选/仁真旺杰著.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4. 12
(四川少数民族作家选集)
ISBN 7-5409-3059-4

I. 仁... II 仁....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0782 号

RENZHENWANGJIEXIAOSHUOXUAN

仁真旺杰小说选

仁真旺杰 著

出版人
责任编辑

罗 勇
马安信
何 丹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大涛视觉传播设计事务所
毕 敏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成都市盐道街3号)
四川民族出版社

印 刷

四川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9.0625

字 数

211 千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09-3059-4/I·449

定 价

25.00 元

■ 著作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电话:(028)87512629

《四川少数民族作家选集》总序

徐有胜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崭新的历史时期。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四川省的文学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作为新时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省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也有了迅猛的发展。无论从作家队伍的成长壮大，还是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四川省少数民族作家与时俱进，积极创作，勇于探索，在艺术观念的更新、表现手法的多样化和艺术审美的多元追求方面，都表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他们的作品，以其不可替代的文化品格、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为四川文学艺术的画廊，增添了许多崭新的艺术形象。这些年，四川省先后有 28 人次的少数民族作家获得了国家民委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有的作家还获得了中国文学的最高奖“茅盾文学奖”。这在全省和全国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受到了广大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

为了充分展示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成果，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四川少数民族作家选集》，收入



了我省藏族、彝族、羌族、土家族、白族等少数民族中青年作家的个人作品选集共 12 卷。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四川省不断壮大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他们以坚实而又多彩的笔触表现了少数民族生活的丰富性，以独特的生活体验和新鲜的艺术感觉显示了自己的才华和锐气。他们各具独特艺术风格和审美情趣的作品，为我省欣欣向荣的文艺百花园，增添了缤纷的色彩。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体味到我省少数民族作家通过对本民族的历史命运和自己的切身体验，以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和引人入胜的情节编排，揭示了一条真理：如果没有国家的独立富强，就不会有各族人民共同的幸福生活。他们的作品闪烁着爱国主义的色彩，洋溢着民族团结的深情，为我省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鲜明生动的教材；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春风，为我省民族地区带来的巨大变化。我省少数民族作家在火热的生活中获取灵感，不断探索具有民族时代风格的艺术形式，努力增强自己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生动地塑造了一个个具有民族特有的心理素质和鲜明个性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

这里，我衷心祝福我省的少数民族文学，在加快把四川建设成为西部文化强省的开创性事业中，一定会涌现出更多的文学新人，一定会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艺术作品。

2003 年 6 月



目 录

让布和殷扎	1
女人是青草	10
“卍”九乘塔	29
静静的洛莎湖	45
一首没有歌词的山歌	63
枯木传奇	83
白珍阿婆	91
唐伯伯，唐伯母	98
这鬼是我的……	107
晚霞，在山道上燃烧	111
月光乔迁曲	114
莽林独吟	121
那轮雾中的月亮	127
约会	133



- 137 牧人阿布洛
140 雪夜山顶有笑声
143 布穷穷
150 苍鹰的归宿
159 石塔
166 黑匣里的谜
179 保乌之子
189 拉珠姑娘
199 东嘎
- 284 后 记



让布和殷扎

“哈哈！夏波（朋友）！”一个头上盘着粗头绳的高个子牧人，骑着马挡在路中。一把镂有二龙戏珠的银刀，两头别过腰间臃肿的皮袄，一根古香古色的皮鞭，从手腕中垂直下悬，鞭条轻轻晃来晃去，在烈日下像一条恶毒的草蛇在摆动。“木纠神山作证，我找我的骚公牛，太阳已从昂曲雪峰出来第七次了。茨仁喇嘛打过卦，七天内找不着，就是恶魔的儿子吃了。原来是你吆着它在这里溜达。你总不会是卦中的人吧？”

“呀！夏波，”一个戴毡帽的大嘴巴牧人气呼呼地说：“如果不是被疯狗咬了的话，你一定不会乱咬人。不是喝了恶魔女儿的口水，话不会有这样伤人。我的这头骚公牛，你要是像爱



你的婆娘那样喜欢，我殷扎眼睛都不眨一下，送给你。要想吓女人那样来把牛夺走，那——哼哼！”叫殷扎的牧人，把头上的毡帽往后一掀，翻身跳下马背。

那头奇特的骚公牛，在扎曲卡乡的牧场上，是为数不多的。一对乌黑的盘角，像人工塑制的。全身像泼了黑漆似的，没有一根杂毛。它在英曲雪山脚下度过隆冬，思念起那些多情的母牛、牧场和草地。它累极了，半尺长的舌头，伸出嘴来。白沫从舌尖随着不断喘着的粗气晃动，一沥一沥掉下来。那一身终年不剪的长毛，像是披了一件昂贵的大氅，显得十分雄健，潇洒。令人生畏的大眼，鼓得圆圆的，回头看着让布和殷扎。

那匹早已失去性功能的沙青马，看见前面屁股滚圆的枣红马，拖着缰绳自作多情地跑上去，伸嘴去嗅。枣红马抬起双脚猛踢，沙青马讨了个没趣，溜到一边啃草去了。

挡道的牧人，收起皮鞭绕在鞭柄上，边走边在自己左手上轻轻敲击着说：“请你背上糌粑口袋，到洛茸牧场上去打妄打听，让布是个什么样的人？遇到了好的夏波，别说是一头牛，就是为他到万年雪峰，掏一窝雪蛆也敢上。如果遇上那些手脚不干净的人嘛，我倒喜欢帮他洗得干干净净，比汉族丫头还白嫩！”说着猛击了一下鞭绳。傲慢得比旁边的那头骚牛还胜过几分。



过，想吃我牛的豺狼嘛还杀过几只。”

“哼哼！”让布把鞭柄顶在下颌上，朝着远处边看边说：“我担心你不会把自己的婆娘也认错吧！”

“夏波，你有雷就打，有雨就下，有风就吹，别阴阳怪气的。”殷扎气愤地说道。

“好！”让布猛回过头，从鼓鼓的大眼里射出咄咄逼人的目光。

“请吧！”殷扎刚才还显得柔和的脸，突然间变得十分可怕，两眉间皱起一个深深的沟痕。

“唰！”

让布腰间的银柄钢刀出鞘了。

“唰！”

殷扎腰间的铜柄钢刀，随着出鞘声，在胸前划过一道弧影。

他俩没有犹豫，没有多虑，在他俩的脸上或眼神里，看不出有一丝胆怯，一丝紧张的表现，仿佛这是在捏糍粑，打奶子，是那么随便，那么坦然。上辈人留下的道理都是这样说的，真理无非是战胜者手中还滴着血的刀。

“当！”

一声清脆的钢刀碰击声后，一场辨别谁是谁非的拼杀开始了。

那头曾在几处牧场，为争一头发情的母牛，和其它骚牛有



过无数次战斗的骚公牛，也深感不及这两个人，连连直朝后退。两匹马虽然刚才发生过一点小误会，但毕竟有一定的和善传统，这会儿亲亲热热的一起并头啃草。

让布的刀稍长一点，他首先对着殷扎猛刺逼近。殷扎两眼一面死死盯着朝自己刺来的刀，一面瞅着机会下手。他俩没有什么刺杀技术，全靠亡命精神，乱刺乱砍。

好一阵子了，双方的皮袄划开好几条口子，伤只有破皮的几处。都有些累了，两人的鼻翼不住的翕动着。突然殷扎顺着砍过一刀的空隙，抱住了对手的腰，让布正准备反手乱砍时，他踩在了一堆牛粪上，一个趔趄，两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那两把还没见血的刀，抛在了身后。

好一阵，让布才把他那本来就显得很大的嘴，朝左边脸咧了咧，轻轻地叫了声“哎哟。”殷扎抬头看了一眼让布那滑稽的面孔，忍着痛，似笑非笑地叫了一声“呵嘹嘹。”让布朝殷扎一看，他那本来就显得很高的鼻梁上，沾满了泥，加上咧着的嘴，忘了刚才你死我活的拼杀，嘿、嘿嘿地笑了起来，殷扎也忍不住跟着嘿嘿、嘿嘿。

一切都暂时恢复了平静，是那么自然，又是那样的幼稚、单纯。两个人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原地坐下了。让布揉了揉手，取出一支烟丢给殷扎说道：“夏波，牦牛打架累了也知道先吃两口草。先吃一支烟再来吧！”

让布有些不敢相信。去年洪坝牧场的人，偷了自己的一匹



马。他单人独马追到那里，和五个牛高马大的小伙子打起来，不到喝一顿茶的时间，几个人都跪着求饶，发誓再不敢来偷了，这才放了手。今天这高鼻子猫头鹰，还真有点不好打整，刚才有一刀如果不是躲得快，半边脑壳怕砍下来了。

殷扎美美地吸了一口烟。这大嘴巴还真有点力气，在白珠牧场，只有他家的牛剪毛不用绳套。他左手放一把盐巴哄牛舔，右手悄悄一把抓住角，顺手扛在肩上，按翻。老人们都称赞他，说有格萨尔大王一样的胆略和力气。可今天如不是那堆牛粪，还真有点只配喝酸奶子了。

让布狠狠地吐了一口烟。心想算了吧！一头牛大不了少吃几百斤肉。但转念一想，这不是一头牛的事，自己要有脸在牧场中见人。输了，那些婆娘会把酸得狗也不想喝了的奶，逼着自己喝的。小伙子们碰在一起喝酒时，会编一个牧场胆小鬼的故事羞他的。这，这不行，如果输了，脸皮只有刮下来给婆娘做靴底！

殷扎抹了一把沾满泥的脸。心想牛是吃草养大的，今年辛苦一点，少死一头就赚出来了。不对！这样不明不白地叫他把牛吆走，今后这话传出去，有哪个姑娘愿嫁给一个胆小鬼呢？还有什么脸和小伙子们一起，站在神山的香堆前昂着头、直着腰祷告呢？不能！万万不能，死了，尸体自有大嘴巴驮上沙青马，大家知道我殷扎是拼死的，不是拿婆娘的裤腰带吊死的。等着吧！把烟抽足了再说，他回敬了让布一支烟。



让布的浓眉突然一扬，不是去年色耳卡搭白帐篷的那些人，给每头牛在耳朵上，扎了个小铁皮吗？那铁皮上的字，不是说分有各个牧场不同的记号吗？对！

“阿罗夏波，去年来的那些汉人给你的牛戴有耳坠子吗？”让布问道。

嘿！我咋就没想到这个呢？殷扎说道：“别说那头骚公牛，就是我的耳朵，也差点叫牧场的小花鹿们扎上了一个。哈哈！”让布高兴地笑了起来，便来到殷扎的旁边坐下，又递了一支烟说道：“听说那些汉人今年又来了。”

殷扎问道：“那你的意思是让他们来断？”

“是的！”让布答道。

“是用绳子套着去，还是用刀提着去？”殷扎嘴里边喷着烟边问。

“说得别像布谷鸟儿叫的那样好听，等骚牛追来时别像兔子那样溜，夏波！”殷扎揶揄道。

“没放盐的茶不喝了，夏波！真的是你的牛，我甘愿再送你三头。”让布有些不悦地说道。

“好！不愧是木纠山神的儿子，我用五头牛来打赌。”殷扎说道。

骚公牛累过了气，它对着面前的一个土坎，用锋利的角，边撬起一坨坨泥块，边“昂，昂，昂”地叫着。

他俩同时回头朝它瞟了一眼，让布把半截烟在地上狠狠灭



熄后说道：“动手吧！夏波，牛头不会自己滚到我们面前的。”

“带有糍粑吗？”殷扎问道。

“算啦！忍住点吧！只有五岁的牛，肉是鲜嫩的。”让布边说边走去把刀捡起来，在靴子上荡了几下，便头也不回地走了上去。

殷扎把手中的半截烟，夹在拇指和食指间，用力一弹，那烟蒂跃起一道白色的弧线，飞往远处。这头还不知有杀身之祸的骚牛，正在狂暴地撬着泥块，一声声粗喘的叫声，显示着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才是木纠神山的神牛。然而它哪里知道，在它背后悄悄走近了的让布。“嗯！”随着让布一声奋力的鼻音声。骚公牛“噢！”地一声惨叫，甩过了头。让布的刀没来得及抽出，也没杀在要害的地方。这下发疯了骚牛，又痛又惊，好像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认定让布拼命冲了过来。

让布在殷扎面前正有些脸红尴尬，忽见骚牛冲来，一时间愣住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殷扎一纵身跳上来，用尽平生力气，抓住骚牛尾巴，朝后拖了起来。骚牛的角刚要顶住让布，忽然被拉了回来，它明白背后有人暗算，丢下让布一转身翘了过来。趁骚牛调身，让布顺势一把抽出了刀。殷扎被骚牛一甩屁股，摔出一丈多远。

让布第二刀从它肘下扎了进去。刀一抽，血直朝上喷，骚牛“噢——”地怪叫一声，滚了一转，殷扎的刀也捅进它的前肘中，牛重重地倒下了，三丈多远的草地上染红了血。



殷扎这时才觉得摔伤的地方有点痛，坐在这头快断气了的骚牛旁，蹬着脚把自己的刀抽了出来。

让布把下嘴唇缩进口里，“喝其——”长长吐了一口气。便用沾满血的手，取了支烟给殷扎。

两个人脸上没有胜利者的微笑，也没有为白白杀掉一头种牛而惋惜，边抽烟边看着骚牛临死时的最后挣扎和颤抖。一支有血的烟吸完了，是烟味，还是焦腥的血味，谁尝得出来？殷扎把半截浸透了血的烟蒂一丢，抽出刀朝着牛的背部，用刀尖划开了一条长长的口子，割下一块肉，双手扯着边啃边嚼了起来。让布想从腿上割，殷扎说道：“夏波，吃这里的吧！牛肉最嫩的是这里。”让布没拒绝，提刀边割边吃。

几只乌鸦好像早就知道，这里有好事在等待它们，早早栖息在不远的地方，馋馋地看着两个人啃吃牛肉，很有些不高声地叫着。

他俩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鲜牛肉，各自把刀尖插在地上，手按在刀柄上，打着饱隔儿。嘴唇边沾满一层血。

殷扎问：“从背后翻过去，还是绕大路？”

让布站起来说：“翻背后近一点。”说着用极干净利索的动作，把牛头割了下来。

殷扎翻着牛耳朵，希望自己能在那个耳坠子上，看出点什么。

让布鼓着那对大眼看着，好像记得标记是个圆形。但上面



只写着：“SO75”的字样，他俩看了好一阵，谁也不知道叫啥，只好各抓一只角，朝小山包走去。

翻过小山包，那顶白帐篷看清了，他俩加快了步子。

刚转到半坡的几个大石头后面，两个人呆住了，一头和他俩刚才杀的一模一样的骚公牛，正安安逸逸地在草滩上啃吃嫩草皮。他俩疑惑地回头看了看手中的牛头。那牛头上的两只眼睛虽然失去了应有的光泽，但仍然睁得大大的望着天空，好像在说：“老天啦！我冤枉啊！”他俩的目光对视了一下，谁也无法可说，只是又看了看那头舔着嘴皮边嫩草沫的骚公牛。让布“嘿、嘿嘿”地看着殷扎，殷扎也“嘿嘿、嘿嘿”地看着让布，他俩是在笑，还是在哭，实在难以搞清。只有那牛头上的眼睛，怒视苍天，颈子上的血，还在不断朝着草地滴着，滴着

.....

一九八六年写于姑咱贡嘎笔会



女人是青草

七月的甲古山，山顶罗汉松树撑开巨大的枝叶，像一把把绿色的太阳伞蔽日遮天。甲古村后山一片青草坡，从山脚到山顶绿油油的，微风吹过，青波荡漾，让人悦目舒心。

沙达一家站在房顶上，唏唏嘘嘘抽泣，望远去的大姐，跟在老尼姑阿尼央丹身后，艰难的步子还不如年迈八旬的老人。

山风吹动着青草，吹动着拉措的裙子。母亲沙达哭干泪水的双眼看不清大女儿的影子，只见眼前是一片绿色的草山。她怕自己昏过去，紧紧抓住墙沿边，突然从她口里喊出：“女人是青草哦！女人是青草。”

